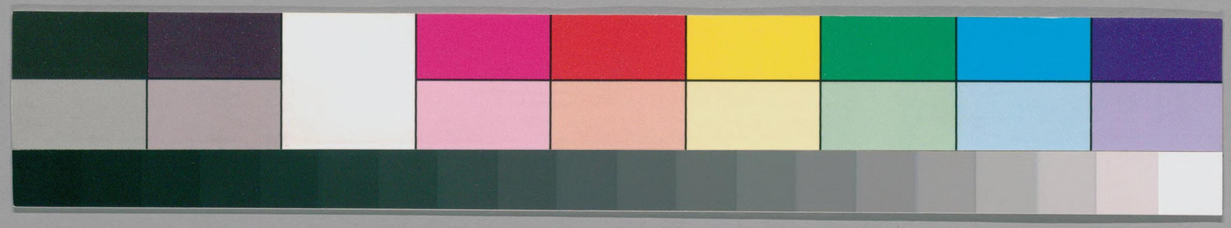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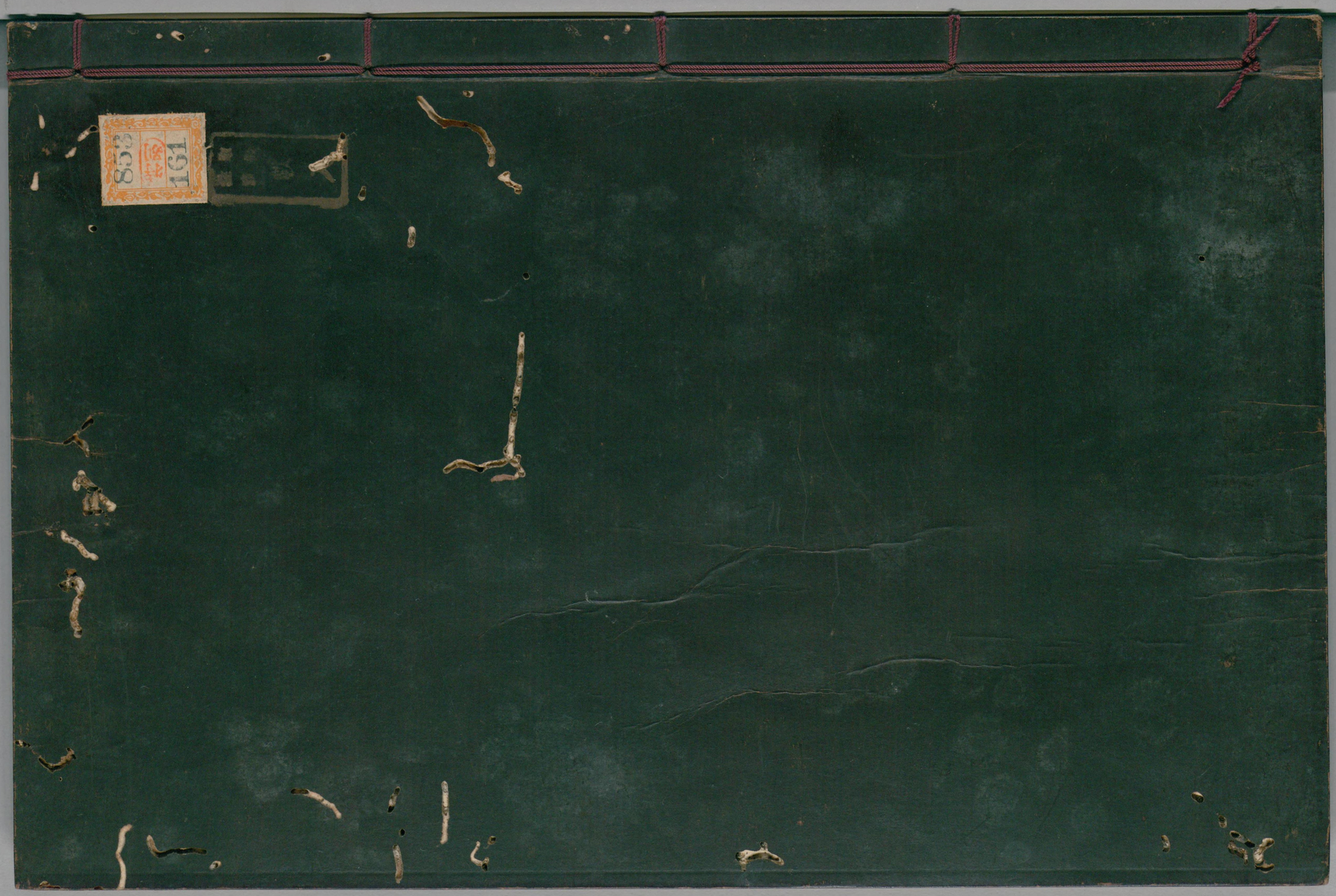



853
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請求記号 853-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一

會魁金壇虞大復校

隱公一

公名息姑惠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攝主國事在位十一年讖法不戸其位曰隱左傳惠公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程子曰夫子之道既不行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興復先王之業王道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宋子曰〕謂平王東遷而政教頽（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廓而下多春秋時詩也〔汪氏曰〕詩小序以邶風擊鼓怨州吁雄雉刺衛宣公有苦葉新臺二子乘舟衛風氓皆宣公時詩廓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載馳木瓜皆文公時詩竒風南山以下皆襄公時詩唐無衣有杕之杜晉武公時詩秦黄鳥以下皆穆公時詩蒹葭公以後詩陳風墓門防有鵲巢乃陳佗及宣公時詩株林澤陂靈公時詩曹風蜉蝣昭公時詩候人下泉共公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扶又反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胡悦之〔史記〕幽王娶於申申生太子宜臼後廢褒姒生伯服褒姒不好笑幽王爲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又黜申后廢宜臼申侯怒與太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不至遂殺王驪山下虜褒姒而去諸侯乃即申侯立之是爲平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

爲大戎所弊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爲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汪氏曰據詩鄭緇衣小序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直遥反後凡朝廷同也書文侯之命汝多修扞我于艱又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則義和之斃豈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汪氏曰春秋五等諸侯死而加謚臣子皆稱公本爵如蔡桓侯之類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

治去声棄其九族葛藟力軌反有終遠去声兄弟之刺汪氏曰詩葛藟小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喪棄其九族焉三章皆言終遠兄弟不撫其周人有東薪蒲楚之譏圖揚之水小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申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一章曰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二章曰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三章曰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朱子傳申侯與太戎弒幽王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臣燕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有母而不知其弒父爲可怨至使親遘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
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氏
遠爲諸侯戍守以故周人之屯戍者以非其職
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氏又可
見矣嗚呼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至其晚年失道滋甚
乃以天王之尊下賜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
九法斁人望絶矣汪氏曰天子之尊下賜列
国罷妾則君不能爲臣綱妃匹不能爲子綱夫不能爲妻綱嫡庶不辨則父
又奚恩惠是不知義倫攸序而九疇治天下有興
之大法皆敗壞矣永嘉呂氏曰使平王有興衰撥亂之志則潤洛之周尚可望其爲豐鎬
之周今至於四十九年而不克自立則亦無
可望矣　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

毋適家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
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賜入罷妾是
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
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范氏曰平王東
遷周室微弱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列黍
離於國風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於時則挨乎
隱公故因茲託始而修春秋明黜陟著勸戒
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名分天下之
執百王之通典此春秋之所以平王東遷之
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平王不王東遷之
後周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覲不修貢賦不舉
号令無所加賞罰無所施紀綱廢禮樂
崩壞易在在有之征伐四出分裂
蕩然不禁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天子甫暗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播蕩陵夷逮隱而殺雅誥不復作天下無復有王矣故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絕春秋乃作自隱公始也○【汪氏曰】文定言春秋始於平王遠宗孟氏近本程子其說爲有據依而諸儒正大之論悉與之合或者乃以春秋不始於桓王且謂孺葛之敗春秋所以始若是則春秋當始於桓公而不始於隱公矣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於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春秋魯隱公三年平王崩桓王立

鄭

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傳世武公莊公人公元年

齊

封第四子于京二十二年克殷于酈入春秋

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二入年春秋

宋

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啟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魯隱公三年穆公卒弟殤公與夷立

晉

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晉始亂分爲二、以翼曲沃別之

翼

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公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爲哀侯隱六年晉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

曲沃

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蓋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晉不惟改元又改曆矣隱公七年

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

衛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自立冬弒州吁宣公晉立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公卒子桓侯封人立

曹

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
侯卒其後稟子蓋爲時王所黜
陳 嬀姓侯爵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傳
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杞 姒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
傳五世至武公十二年入春秋魯莊公
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蓋爲時王所
黜其後又稱子餘詳見僖公元年
薛 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莊
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
其後至昭公三十
四年見葬薛獻公

己姓子爵至魯文
公十八年見庶其
邾 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爲
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邾子克卒
許 姜姓太岳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許
莊公及許叔魯桓公十五年許男
許即魯僖公四年
新臣卒葬許穆公也
小邾 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郎黎
來來朝蓋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
齊桓公尊王室王命爲諸侯
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楚

姬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爲蚡冒又一世熊通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秦

嬴姓伯爵顓帝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遷平王東遷有功封爲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爲隱公元年又六世至穆公任好十五年魯僖公十五年

吳

始見春秋

姬姓子爵自太伯作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昭公五年僭楚伐吳始見於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

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己未　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齊僖公祿父九年　晉鄂侯郤二年　曲沃莊伯鱓十一年　衛桓公完十三年　蔡宣公考父二年　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　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　陳桓公鮑二十八年　杞武公二十三年　秦文公四十四年　宋穆公和七年　楚武王熊通十九年○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心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　朱子曰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爲始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

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　胡氏曰人君先正其心之非則一正君而國定此調元之效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求復放元而後有敗非先成者也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　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平之聲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壹於正矣　董子曰春秋謂一爲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始也謂大也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王正
月

春王正月

〔左傳〕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公羊傳〕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正月正月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賢何以不宜立桓何以貴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穀梁傳〕雖無事必書正月謹之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取爲公也君之不言即位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

正百官以正萬民萬民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壹於正而有知邪者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掖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五峯胡氏曰〕首年之義恐不可泥於一說諸侯奉天子之正朔便是一統之義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年其國史紀政事必自用其年不可亂也聖人於元上見義者諸侯無元則亦不成爲君矣如元亨利貞乾坤之四德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謂乾坤方得有他卦不有也此可以釋惟王者改元之說矣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汪氏曰〕○前此屢夏商周之書書時不繫月書月不冠時惟春秋書春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程子曰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不人君端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求端於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所以本於天以正天時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乎主之時王道絕矣春秋假周以正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爲君也法既立

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並閔僖是也桓宣定之比宣則又有間矣或問春秋弒賊之立定爲逆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書即位不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問杜預以謂周王以見意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杜氏曰〗不言一年一月欲人君体元以居正也〖何氏曰〗元者氣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以元之始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夫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天人之大本也〔家子曰〕
春秋正朔事此以書考之皆著月不著時疑古史記
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
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
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又曰劉賈夫以春字爲
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仍元有此字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爲歲者〔汪氏曰〕
一之日二之日皆以子月起數十月蟄蟲下繼以
曰爲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聿
云莫是以子月爲歲首〔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
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
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爲正月
不當又有正歲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
正月日至皆以子月爲正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
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

易也〔家堂胡氏曰〕按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
奉嗣王祗見厥祖此即位而朝廟也惟三祀十有二月伊尹
奉嗣王歸于亳此自桐而復辟也其在歲首明矣而曰十二月
爲正而不改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
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家堂胡氏曰〕按史記
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改臘曰嘉平漢初承秦未改正朔每歲之首
必書某年冬十月是秦雖以建亥爲正而不改
夏之月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
周月何哉
聖人語去聲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
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
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

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
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宋子曰周正之說孟子所
謂七八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
已改月矣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
即正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
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
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
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
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
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
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
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況魯史
不傳無以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爲據之
明且審也又曰文定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
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

改正作春正月某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
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
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正月以建丑之月
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
與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時寒卽過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造
橋度人若暖時又只是教人自從冰裏過廬陵李氏
曰按前漢律曆志周師初發以殷十二月戊子二月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旦冬至
二十八日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此與武成泰
誓日月時省合亦足以見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卽改月而史就書爲春也
以寅月爲歲首而謂之一正月始春終冬四時具爲
一年商革夏命以丑月爲歲首仍謂之十一月而
未嘗改月周革殷命以子月爲歲首不特改月而
又改時以癸其年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孟
津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春

即一月一月即子月也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五月即夏之十一月也〔汪氏曰〕文定以謂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朱子云其不敢信竊疑魯史名以春秋則改之矣書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爲春也孔氏記稱季夏六月以禘礿祫周公又引孟獻子言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而曰七月之禘獻子爲之據此則是以建巳之月爲之據周禮大司樂夏至前漢書律曆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是歲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外傳伶州鳩言武王伐殷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以唐曆遡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不合則泰誓之春即武成之一月明矣後漢陳寵傳謂周以子月爲春商以丑月爲春蓋因周曆以建子爲春而漢以爲月改春自殷春非王所改改亦臆度之辭逮乎世之論有生建寅而未改月者考之春秋所書災異及日食交限則不合又有謂周雖改月數而不改時之序皆魯曆所更然夫子之時猶有魯史朔之筭魯實承周之正朔未嘗改曆後世拘牽魯曆又謂之春秋曆特因春秋而逆推之耶或又謂周以子月爲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爲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如此則真二事與月差兩月矣先儒以此爲子丑月事記此以俟來哲〔何氏曰〕統者總繫之辭王者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繫於正月〔宋氏曰〕周率主一草一木皆周也春秋之作率天下以尊周室〔孫氏曰〕欲治其法者必正其始萬事本乎天命始乎元年書王所以正始也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然後以大中之法從而誅賞之〔東萊呂氏曰〕堯授舜舜授禹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于

正者公羊言大一統也〔何氏曰〕統者總繫之辭王者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繫於正月〔宋氏曰〕周率主一草一木皆周也春秋之作率天下以尊周室〔孫氏曰〕欲治其法者必正其始萬事本乎天命始乎元年書王所以正始也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然後以大中之法從而誅賞之〔東萊呂氏曰〕堯授舜舜授禹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假加一辭也春秋承舜道以王正月其書法與典謨不異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帝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生大統已幸大法已明苟復加一辭則爲贅矣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滅梦梦瞀乱昏惑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二至歲窮二二百大旬之間視听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之內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爲王矣嗚呼夫子雖欲加書之無所加矣豈可得哉廬陵李氏曰無事書春王正月者二十四自隱元年始書夏四月者十有一自桓九年始書秋七月者十七自隱六年始書冬十月者十一自桓元年始書夏五月蓋本有事而闕之也

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

書即位之事而隱公攝焉是仲尼削之也 孚堂胡氏曰

即位大事也国史必書之隱公攝焉四公不書即位之隱公攝焉大倫也東萊呂氏曰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有今無者皆夫子所筆昔有今無者皆夫子所削也夫子之筆始於不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即位始筆削蓋有大義存焉或以爲攝或以爲遜或以爲不忍奪或以爲不明嫡庶之分或以爲踐祚之礼或以爲不明嫡庶之分之信如是則春秋所削者特魯国之是非隱公之得失耳嗚呼春秋万世之書也一魯国之是非一隱公之得失豈大義之所存哉雖遜隱公果非攝果行踐祚之礼果正嫡庶之分春秋亦將不書即位焉之分春秋之義果非所先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諸侯受命於天子此天地之常經春秋之宏綱大原也自周失政天子不知諸侯私其土地之事其封父終子襲莫知受命於天子故春秋首奪隱公之即位而万世之爲臣爲

諸侯者咸知自非已有爵非已有國非已有三一綱得存五一品得叙皆夫天子一削之力也彼魯國隱公之故特萬目之一自衆流之一流耳豈足以盡春秋之大義哉或曰春秋十二公之即位皆非受命於天子者蓋皆削之可也何爲有書有不書曰大一義既已明矣十二公雖均不受命於天子然罪有輕重情有淺深所謂文一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右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汪氏曰】惠公之薨未遑使生於京師隱公喪畢又未嘗朝於天子諸大夫扳普顏反【汪氏曰】惠公之薨未遑使生於京師隱公喪畢又未嘗朝於天子諸大夫扳普顏反已以立而逐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簒弒所由起

也春秋首絀與黜同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葛堂胡氏曰】黜於天王然後爲諸侯不受命於天子然後爲世子不受命而立者大司馬之所治也文成襄昭哀五公之書即位特別於隱莊閔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其說是也明王在上天下諸侯無不敬君父之命而立者假若有之大司馬必施九伐之法矣惠自中葉以後藩鎮有不請命自立者遇憲宗裴度討平之況先王之世邪【張氏曰】諸侯之有國必受天子與命而後有國而治民也其身正而可以一正國人矣苟或不然宋天子之土一而無天王之命宗廟之典籍而不出於先君之傳付是二者一或闕焉君子有所不居今隱公兩皆無之春秋假魯史以立法而先君之罪有難顯言者故不書即位謚葬以不貶○【龜山楊氏曰】天子崩嗣子爲君則朝諸侯布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於明堂此即位之礼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爲君者其亦若此故春秋於諸公所書即位正也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禰以立君而行即位之事也繼禰以立君而不行即位之事也若桓弑其君而即位是與聞中弑也此說是已蓋寢苫枕干終喪恥不仕而恥讎之不書即位正也況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爲正也然隱非繼弑君而亦不書即位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之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百官總己以聽冢宰隱之不敢爲公也盡亦有冢宰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此說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夫礼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礼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爲而不敢爲公也然則寫氏之禍隱實爲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者之其有旨哉

○勉齋黃氏曰隱桓之事公羊左氏以隱爲非左氏以隱之築郎邑爲隱公之讓爲資君讓固美德不義之讓與讓而自立皆不得爲貴之說以實之惠公既有元妃又有仲子何貴之有故不得爲嫡仲子何貴之有故不得爲當惟穀梁之說以爲春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乃爲正論但謂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隱則恐未必然既以手文而立仲子爲夫人矣又豈肯立隱以爲世子乎此乃惠公之非惠公意也非惠公意則當如諸夏齊之事乃爲得其正也若隱者蓋義利交戰於胷中而不能自決貪實利而慕虛名是以不免於弑也劉氏曰公羊言正者孰謂謂文王也非也春秋者王政之本故假王以正万事置之春正月之閒明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君也周諸夫大夫拔隱而立之之說非穀梁責隱公探元之意而與之和志以與桓則是然又不知隱公之立亦非父命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凡書邾公並作邾婁
蔑公穀並作昧
此叙盟之始左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摂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既既之也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褒賢者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爲志爲爾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一也不日其盟渝也渝盟渝平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蓋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

魯仍稱薨至於其間有書葬者則又稱公何也曰春秋魯史也仲尼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內外異辭邾君之薨雖齊晉大國皆書卒以其不命於天王而赴自上卿而赴以其不請於天王而赴自謚者其階也魯侯稱公以其既葬而赴自謚於天王而赴自謚者其階也魯侯皆稱公卒事而繫謚亦稱公者乃臣子之敎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然特筆葬我君以別之其書法亦謹矣據此內辭則周人追王之礼雖古無有而春秋蓋取之也據此外辭則仲尼不使門人爲臣是謂以見爲度而曾子易簀必以正終者乃傳春秋之法矣我所欲曰及張氏

凡會盟侵伐內爲主書及外爲主書會所以別善惡之若也夫結好息民固有國之常然而殺牲要神則非其道故書公及以訓之知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汪氏曰黎氏

氏以父爲名且謂字必取於名儀父無取於克

然周有王子克楚有鬬克皆以子牧爲字則牧父爲字可知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汪氏曰制儀父

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汪氏曰王朝大夫南季仍叔家父榮叔之類列国大夫魯單伯陳女叔鄭祭仲諸侯之兄弟公弟叔肸許叔蔡季紹季之類是也

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點而書名汪氏曰秦鐵柯辰之類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汪氏曰王子虎之類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

人子夫之類

秋王朝公卿與外諸侯一則稱爵王朝大夫與諸侯大夫之命一天子二者及中國之附庸諸侯之兄弟則稱字上士中士與諸侯自命之大夫及夷狄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附庸諸侯兄弟以屬通者則稱名下士與小国之大夫則稱人胡氏曰春秋大夫非王命爲二正卿者皆
姓氏不登於史冊　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爲事而
刑牲歃血要質同　鬼神孔氏曰盟者殺牲歃血
神加於己如此牲也生鑿地爲方坎殺牲子次上割
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書
成乃歃血讀書鄭氏曰盟辭書于策讀其書以告
神坎其牲加書埋之於上而埋之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汪氏曰汪
曰諸侯相伐怨不得已而爲盟以釋之　而汲汲欲焉
實隱公欲之　惡　爲故　隱公之　私也朱子曰如莒之
有汲汲之意　即見高氏曰隱自謂爲桓而私盟之罪
於外懼萬国之不已從而知與知首結私盟夫盟者嘉礼也非在喪者所可行

也東萊呂氏曰此春秋見於行事之始也義不可勝而私交焉信不足而盟詛焉是固春秋之聖人之意非可以兩端蔽之也隱公即位于今二十
月間人仰首望維新之政意者必將創業垂統以大正於魯顧乃汲汲然結好於附庸之君其本既
隳其志既狹其示人者既不廣矣隱公豈以初政先務無若盟君之急邪則王命廢壅窮位專土而
不能計也嫡妾混殺基禍產亂而不能辨也国無下援擅與專決而不能取也釋此不圖而君妻齊靡之是
削遠近安得不解体姦雄安得不窺伺哉鍾亟之難未必不兆於盟羣人所以警後世之旨也此聖人
人君正始之大義也伊尹有言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隱公其亦未見此論邪　或曰褒其首
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劉氏曰凡記會盟於王法
初入春秋結信於魯故得書之則桓十七年盟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又何爲乎永嘉呂氏曰穀梁云不日其盟渝也謂七年伐鄭之盟有二心有不公天下二而爲之盟者皆不渝乎家氏曰春秋之盟有二有天公天下二而爲之盟者有私一國而爲之盟者齊桓晉文合諸侯尊王室是雖衰世之事聖人猶或與之爲其近於公也若春秋初年諸侯自相爲盟各爲其私計則春秋之所惡子莫以後于薛侯于薛侯爲鬼神以爲之盟誓是謂天地神明而可以邪辭于神也此盟之大無邑忘禪者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訖也不稱訓明盟訓始即位而爲此盟也國君繼世之初上承而尊事天下下交鄰國撫百姓豈無他事而隱公即位未幾惟此爲先務春秋之書之示非所以祖先也凡諸侯自相爲盟各去其國者兩相下之義也迫桓文之際強力足以號諸侯亦不敢盟于國都而必以其地者儻其疑於王耳汪氏曰書盟一百九于蔑爲春秋之始句繹爲春秋之終隱公求以好一桓取地而要言皆魯人汲汲非邾之意也後七年隱公與伐邾之

師哀公有入邾之役盟豈足信哉廬陵李氏曰魯夫一此一世一變也

附錄左傳夏四月費伯帥師城一郎一不書非公命一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鄢音偃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一曰武姜一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一故名一曰寤生一遂惡之愛共叔段一欲立之亟請於武公一公弗許及莊一公即位爲之請制一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一謂之京城大叔一祭仲曰都城過百雉一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一小九之一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一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一必自斃子姑

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共叔罪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焉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不稱弟也在內也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之有徒衆也段鄭伯之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段鄭伯之母弟也曷以知其為母弟也以其目君也知其為弟也而弗謂公子也而謂弟也弟也而弗謂公子也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段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如之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無所失矣段之不義鄭伯之不親也其曰克何克之者能也段之不義鄭伯之不親也其曰克何能勝也言勝見其弟之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其弟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言出奔義不繫於奔也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
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凡君詘
其臣一但稱國鄭伯養成其惡故詘不在其臣子也張氏曰春秋
稱國言君與大臣共圖之也於出入詐殺之事則稱君著其君之志也
曰鄭莽公無孝友之誠心又不明於予奪之大義故勉強以徇其母而處心積慮以殺其弟也使有
孝友之誠心而又明於予奪之大義則必能委曲順承而區處得宜猶舜之於象也
克者力勝之詞陳氏曰克之爲言勝也以千乘之國勝其弟云爾廬陵李氏曰此書克與弗克納二克字正相對故穀梁以不稱弟路此爲大鄭伯之惡彼爲大其弗克納也
人也陳氏曰先君之子稱弟若纂若爭國也而後但名之如衛州吁陳佗之類廬

陵李氏曰春秋弒君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與晉侯殺世子申生宋公殺世子座天王殺其弟佞夫同例但彼則直惡其君今段亦克逆故上書鄭伯下去其弟以交訟之東萊呂氏曰兄弟天倫也管蔡之誅周公之不幸也史序其事曰乃致辟管叔于商二十語而三致意焉蓋言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公不幸適足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雖之然見于言外此固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養成叔段之惡納之於誅戮芟鋤剪伐畧無二十毫顧惜春秋因其情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鄢得隽之旨勝敵則謂之克此何事而言克乎鄭伯泯滅民彝視其弟如讎寇讐勦除蕩覆不遺餘力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以克之則不可言弟謂之克之弟則不可言克蓋克非可用於弟而弟亦非可克之人二者固不得而並也于鄢掾之爲已甚矣夫語端語已

之辭並同君親無將段將以第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音升其母焉爾爲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汪氏曰〕據詩小序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又曰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今按詩序先儒多所不取而文定引之者蓋斷章取義借其辭以明其已點反〔汪氏〕意耳後放此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曰〕勢相傾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絶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與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張氏曰〕仁人之於弟二不藏怒宿怨其或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姦慝并公之於叔段無令怨讎滋厚之以息使不離富貴今欲奪已位之恨授之以至於亂方其居京叔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鷙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迹已露然後以兵討之以力勝爲事必誅爲期至於伐京伐鄢之日雖段之死於兵有所不恤矣經不言弟段固罪其不弟然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弃之乃其心實欲養其惡待以敗賊無復天倫之念故書曰克段于鄢然後莊公枝梧段于鄢

之心施於同氣者舉
形於筆削之間矣 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
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
矣〔啖氏曰〕不言段奔乃夫子訓其志在於殺弟之罪也〔趙氏曰〕公穀以克爲殺春秋前後未有以克爲殺者〔潘陽萬氏曰〕殺則不言克克則未嘗殺〔汪氏曰〕莽公明矣〔盧陵李氏曰〕責鄭伯之說諸家皆同但左氏穀梁與程子胡氏能原其志而誅之公羊但責其親殺而非經旨況令其勿與而使執政殺之此可待於眞有罪者而非可用於養惡之鄭莊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咺吁阮反賵芳鳳反

〔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左傳〕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
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
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
凶事非禮也〔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
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
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穀梁傳〕其稱宰咺
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
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
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以不
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蓋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
言及仲子仲子微也〔穀梁傳〕毋以子氏仲子者何惠
公之妾也禮人之妾則可以賵人之妾則可
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
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賵〔程子曰〕王
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
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
秋因王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人倫之
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狹謹其名分

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辨矣春秋因其窮號而書之以志僭亂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妾稱也以夫人之禮天王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

汪氏曰謂春秋以天子自處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爲萬世法其義備矣

臨川吳氏曰禮云臣之所天者君侯國以王爲天下也稱天王表無二尊

家宰稱宰

汪氏曰說公羊者以宰爲王或引卜宰夫爲證然周官三百六十他官未嘗見經何獨於小宰而書之乎或以宰爲氏引宰咺爲證然宰周公宰渠伯糾豈可亦以爲氏乎唯劉氏意林謂春秋大夫莫書其官至家宰則書之此見任之最重宰者專稱非中士所當書最得經意且左傳僖九年稱宰孔經不書宰周公而書其名則論者亦疑爲士與氏矣

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

汪氏曰王朝公卿唯宰咺止書宰自餘有封邑者皆以爵係封邑蓋天子公卿書官有封邑係爵故桓四年傳曰王季仍叔之子士中士劉夏石尚下士如會逃歸王子虎盟翟泉貶稱人是也子突救衛褒稱字王子虎盟翟泉貶稱人

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賻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嬰兒之大經拂矣

趙氏曰天子而賻妾毋是啓僭

也〔汪氏曰〕在礼君不撫僕妾以其賤也外臣之妾而天王賜之何以宗法則於天下乎 天王

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

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須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

專掌其事〔周禮〕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而承命以賜諸侯之

妾是壞音怪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

故特貶而書名以見音現宰之非宰也〔茅堂胡氏曰〕冢宰同躰之

臣建典禮操賞刑至公不党以共天位代天工治

天職也宰咺黜而書名者來賜仲子惇典禮也宰

紓黜而書名者來聘桓公紊賞刑也施於公卿著

如此訓後世人臣不可失天職也〔陳氏曰〕有下賜之妾

毋者矣必宰自爲使而後貶貶其甚者也〔冢氏曰〕

春秋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名咺所以責之也

所以責王也使而非宰則其責在王矣〔張氏曰〕惠

公以去年冬薨仲子卒之年月不可知或亦去年也

天子於諸侯有賜礼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

諸侯無再娶之礼惠公蚤於私愛寵庶妾而立為

夫人正犯以妾為妻之戒瀆亂夫婦之綱乃天討

之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令陵政蓋此類也平

王不能正惠公之罪反厚其送終之礼遣冢宰而

來賜冢宰不能以紀法諫王乃奉命以賜上借之

妾仲尼以春秋之初方書天王以立法於是貶冢

宰於上士中士之例深罪其以百揆之尊褻官失

職一至於此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凡春秋之書以

尊者而貶從卑者之例必有大罪極惡而後加焉

不可以常事觀也〔高氏曰〕隱自以為桓立故以桓

母之喪告于天王之賜賵天王于非禮

罪可知矣〔東萊呂氏曰〕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

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之典實天所

叙而凶礼則五禮之一也昔皐陶為舜陳謨典礼

之後必繼以同寅協恭和衷哉者蓋天降生民主

之天子輔之大臣凡以爲此而天子大臣同心協志競一代天者亦專以爲此也平主居鄂之位乃使王子虎往賵諸侯之妾宰咺居皐陶之位乃奉天命而賵諸侯之寵妾辨皐陶所治之天職至平主宰咺而盡廢矣陵嫡妾之分則天秩之禮廢焉夫婦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爲懼春秋所爲作也其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其意蓋謂以天王上宰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寵妾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宰也不以待去天敗秩而易此位若罔已汗顏泚顙而無措足之地矣其爲萬世君臣之戒深矣哉

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汪氏曰前後互見君臣同罪○啖氏曰左氏云豫凶事夫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而不當爾○胡氏曰仲子猶生存而來賵周德雖衰不應至此極○劉氏曰公羊云言來不及事也榮叔含賵實不及事何以不言來乎爲惠公之仲子也蓋泥於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故及公羊皆以爲兼賵一獨程氏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爲惠之仲子僖公之成風於是胡氏因之其義最精至穀梁又以仲子爲惠公之妾則大夫亦不書有畫不爲災亦不書

附錄左傳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畫不爲災亦不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此參盟之端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公羊傳既及之內之微者也畢者之盟不日以宿邑名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之盟不日以宿邑名也程子曰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公卿也高氏曰楨宋出也隱公懼宋故與宋合盧陵李氏曰魯宋之交始此而離於六年之輸平

內稱及孫氏曰不可言魯人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音預馬莊氏曰客主無名皆盧陵李氏曰地以國者宿鄧曹齊邢宋之盟而僖二十七年之盟宋則宋方受圍必不能供地主之禮亦以宋不書宋則無以見其會鄫宋諸侯之罪也若教以宿為邑名又非矣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王氏曰攬下公子豫及卿人鄭人盟于垂經不書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故錄其所從始盧陵李氏曰離立毋往參焉故春秋以二十人盟為離盟三人盟為參盟凡書盟者惡之茅堂胡氏曰盟非春秋所吾然高子知權以定魯貫澤服汗黃以致楚召陵修禮義以服楚首止尊世子以定大倫葵丘五命以備天子之禁皆美其事也非善其盟也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側慮反祝之又反作其詞王府共音恭其器戎右役其事大史藏其約於妙反周禮司盟凡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注載盟辭也為辭而載之於策詛咒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盧陵李氏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合諸侯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王敦歃血王審[戎右]會同
先輩則盟以王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大史]凡邦國都鄙及萬
民之有要劑者藏焉**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詩]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注]三物牛羊豕也
物大承雞刺其血以詛盟也**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
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張氏曰]司盟之設聖人蓋為諸侯之
伉怨不釋者設爾待衰世之意聖人立法常關盛衰故不得已而建此官以待之也憂盟之長亂自幽厲以來惡之矣**春秋之**
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

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注]氏曰尋俄也
伐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趙氏曰]盟者刑牲而歃茨
於神明者也王綱弛則諸侯恣而先党行故干戈
以敵伉盟誓以固党天下行之遂為常焉若王政
舉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為焉賢君立則信著而
兼并盟可息焉見王政不行而天下無貧矣也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皆惡
之楊龜山亦掌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今民泯泯棼棼罔中
于信以要詛盟之時而遂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
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宋子曰不然盟詛畢竟非
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委曲善也○[汪氏曰]內及盟
非去盟當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汪氏曰]內及盟
而不書君大夫者有九文定於此盟以為內之徵
者及蕭子盟女栗无傳高侯晉處父及晉荀庚等
之來聘而盟皆以為公與之盟而薄之拘執梁畢

者之盟不日則女栗不日亦內之卑者也趙氏云凡盟不日內皆指公以示耻則于宿亦是公及盟切疑宿之盟外稱人而內止書及則內亦微者也苟謂諱公則浮來及莒人何以不諱乎女栗之盟天子之大夫不書內卿則是公同歃安敢以微者薄之乎苟謂微者盟不日則僖十九年盟齊二十九年盟翟泉皆稱人皆不書日未必皆微者也

附錄 左傳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未會葬不見公公亦不書○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二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鄭南鄙請師於虢二子帥師會鄭人盟于翼不書亦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二子豫請從公弗許遂行及制人鄭人盟于翼不書亦非公命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側界反

此王臣私交之始 左傳 非王命也 公羊傳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奔則有外言奔則有其弗謂朝何也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穀梁傳 來者來朝也東修之內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程子曰 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聘魯不言朝魯不言其朝也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未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當礼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鄰國耳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 汪氏 曰祭畿內邑伯爵天子之卿稱邑爵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

朝也 汪氏曰有不可朝而不與朝祭伯來是也有不能朝而不與朝介葛盧是也汪氏曰王臣出使侯國必有其事但書來不言為何事比之夷狄與亡國之君所以深貶之張氏曰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故特去其朝以存內外之防也東萊呂氏曰凡春秋書來其義有三內女書來則中國書來貶也戎狄書來略也祭伯以畿內諸侯而書來意者以私交而貶之乎祭伯為周卿士親見王綱頹廢不能佐天子而一正之乃下比外交於列國宜聖人深貶之也昔召伯亦嘗為王卿士矣黍苗之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召伯一行而四國被其澤至與上大夫之膏雨分功其盛乃如此祭伯一出而春秋賤之使與介葛盧白狄比抑何哀耶召伯伯也祭伯亦伯也班爵同而榮辱異作經者豈有憎愛於其間哉自取之耳

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竟 音境 禮記如特牲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籍外權如繆音穆留之語韓宣惠者 史記韓世家宣惠王兩用公仲公叔謬留曰多力者內樹覺寡力者藉外權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 前漢書嚴助傳武帝令助諭南越助還又諭淮南王與之相結而還後淮南主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反事與助相連張湯曰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助竟弃市**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携之於高駢** 唐書盧携傳携初為相與高駢素厚高駢屬以巢將入潼關及巢入潼關携仰藥死崔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於宣武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植黨結藩鎮內相陵夸相厚援全忠表言亂有功不賞則窓求亂恃全忠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全忠謀脅帝遷洛懼亂異議窓表亂專國亂罷死昭緯之於邠岐者矣通鑑王行瑜斬朱玫授邠寧節度李茂貞平李昌符以爲鳳翔節度楊復恭楊守亮互行瑜等請發兵討之既破賊恃功驕橫上表不遜朝廷以杜讓能爲太尉出兵討行瑜茂貞時崔昭緯爲相陰結邠岐爲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行瑜等合兵拒官軍乃貶讓能與二鎮約和李克用討行瑜昭緯貶死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問王之卿士固不應朝諸侯矣然當時諸侯朝覲聖人盡

書敗其朝者與其朝聘又於蕭叔特書朝公杞伯姬來朝其子何也子堂胡氏曰聖人作春秋其筆端隨事造化變動不居難以一例言也幾內諸侯與幾外諸侯即有等差聖人既於祭伯來不與其朝以明王臣無外交之義矣諸侯本有朝聘之礼聖人盡書其朝隨事觀之其義不一蕭叔獨書朝公者以叔非其所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而以其子來聖人大意戒婦人不可與國事也○啖氏曰公羊半曰無不言奔之義廬陵李氏曰春秋公祭叔杜氏於祭公則曰逆王命叔來又以祭叔爲祭公來聘則曰諸侯爲天子三公若徐名公羊疏以叔爲字而以爲一人兩無所拠豈非伯者本爵公之于此以俟續考

公子益師卒

左傳衆父卒公不臨小斂故不書曰不成喪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程子曰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書卒其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書官卿也書官卿者大事故書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曰或不日因舊史有可據而不能益也

凡公子公孫名於史册書感之卿也不書官者故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冢堂胡氏曰]大國三卿命於天子次國三卿

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一卿命於天子此禮之常也東周以來列國之卿多不請而自命故皆削其官所以正王法也[張氏曰]東遷以來王命不行諸侯不下以天王之命爲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於王而其強大者亦有四卿間雖有請於王如士會以讓晉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秋所以於列國之大夫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卿書而此外一切削之也

臣之意[安定胡氏曰]益師宋之卿佐是謂股肱故必厚其送終之恩此春秋書大夫卒之意也[趙氏曰]不書葬降於君也[宋子曰]內大夫卒而書外大夫卒則非遠也[汪氏曰]叔孫得臣亦近而不書日[穀梁]以爲惡然公子彄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汪氏曰〕牙弒子赤而書日則
非惡也〔汪氏曰〕公孫敖仲遂意如逐昭公而書日則
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
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曰左氏之說亦非也〔汪氏曰〕
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叔詘卒而其見恩數之有
公在乾侯皆不與小斂亦書日月爲例惟卿佐之喪
厚薄與〔胡氏曰〕閻朴注春秋不以日月爲例惟卿佐之喪
獨託日以見義書日不書日若謂
書日大夫卒三十惟益師無駭俠得臣不書日薄也春秋
三人在隱公之世恩禮疎薄故不書日則得臣當
與仲遂同如齊歸而子赤見弒何氏謂得臣知遂
逆謀蔽賊而不告言則得臣乃仲遂之黨也仲遂有
寵於宣公則得臣卒於宣五年二不應見薄矣據叔
倪皆欲納昭公不克昭公在外意如在內又安得

厚之乎且自八公子牙以後無有不日者獨
四人不日伊川先生謂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
能益恐此義爲正〔茅堂胡氏曰〕魯史記本國卿佐
之卒宜謹而有不日者以公子牙事尤久遠而書日
日疑其見恩禮之有厚薄也得臣不能爲有無故二
卿而不書甚若意如之加厚於二卿則喜其卒二
則欲掩其逐君之罪爾〔汪氏曰〕或日或不日文定
謂恩數厚薄似據左傳八公子葬之加一等故云云
爾然文公而上一百一十四年書日百有七十宣
公而下一百二十八年書日百有二十年數畧同
而日數近倍則程子謂因舊史理或然也內大夫
見經者四十有七卒者三十一不書卒十有六慶
父歸父僑如臧紇公子遂出奔公子買公子偃刺
何忌州仇叔孫還卒於貜汪之後麟之後餘六人文定以羣
弒三隱公彭生不書卒蓋脩春秋之謀貶不書卒蓋脩
不卒非正大夫故正其分降氏以單伯逆叔姬黜
其卿位且引孫寧百歲更娶爲證今考無駭俠與
衆溺書法無異結書族未必非大夫單伯書字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取詞必未嘗點況莊元年逆王姬之至文十五年之至自齊八十餘年必非一人或父子同稱如晉欒書欒黶同稱欒伯也竊疑大夫或卒或不卒亦因史之舊文二耳東萊呂氏曰且萬世爲公然益師之卒載於魯史者不過史氏凡例之常耳聖筆一書慫勸交舉見王命之重焉見天職之公焉見君臣之義焉見死生之際焉史氏之法未有朝不坐宴不與而志其爲卒於簡牘者益師以卒書必魯之大夫也春秋沒其爵蓋以命不出於天子雖有爵猶無爵也於此可以見王命之重矣內大夫之卒益師首以公子書所以說魯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視天職爲私職故特書以著其罪於此可以見天職之公矣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民之秉彝不可泯滅手足痿痺非自外至故春秋於大夫之卒必重之嚴之謹書之而不敢遺於此可以見君臣之義矣卒者人之終也得正而斃乎其不得正而斃乎全而歸之乎一觀聖筆森嚴肅厲形神俱

竦於此可以見死生之際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蓋有不可勝窮者學者不是之求方且尺尺寸寸量度心於日月與碑之例是獨何哉朱子曰春秋一篾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鄰盟即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開首人倫便盡在

庚申 平王五十年 晉鄂三衛桓十四 曹桓三十六陳桓二十四杞武三 宋穆八秦文四十五楚武二十

春

莅氏曰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

萬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二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未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王而下屬於一月文義之例也他皆放此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三王法爾

公會戎于潛

此書會之始亦會夷狄之始左傳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緩深諱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惠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我危公也程子曰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夷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謹吾其地而親中國與盟非義也杜氏曰潛魯地

戎狄舉號外之也胡氏曰凡戎狄不書爵號君臣同詞劉氏曰戎者戎之君也不以君稱之外之也王者內京師而外諸侯內諸夏而外夷狄正朔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與四夷雖大皆曰子有故也然後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者其名爵外之也

予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外君子爲否易泰卦內乾純陽外坤純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否卦內坤外乾春秋聖人頌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汪氏曰聖人之道一而分殊若孟子言仁者無不愛又曰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與此意同是故以諸夏而

親我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前漢書〕賈誼傳天子天下之首蛮夷天下之足匈奴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東狄徼令是主上之撲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以我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前漢書〕賈誼傳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有司議其儀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荀悦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以一統于天下也我狄道遼遠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猶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晉書〕江統傳徙戎論曰漢馬援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武帝徙武都氐

於秦川夫關中帝主所居未聞夷狄宜居此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居封域之中故能爲禍滋蔓宜徙還塞外絶我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所害不廣矣〔茅堂胡氏曰〕賈誼謂亂常失序汗統謂非我族類皆明於馭戎狄者後世如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塞賜姓爲藩臣其後劉淵劉聰大爲中國患如石勒慕容氏苻堅姚萇乃是至如唐以安禄山守范陽以范陽叛至於明皇幸蜀肅宗即位史思明繼起用兵不休唐室之禍不解直至於亡聖人謹華夷之辨其旨遠矣

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畿之也〔何氏曰〕書會者惡其虚內務恃外好也〔孫氏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會戎哉〔張氏曰〕惠公與之有好既失之矣隱公復不能明內外之辨登戎夷於掌

陞書會我所以譏其降諸侯之尊失中國之重不修政事以攘夷狄以啓猾夏之階觀夾谷之會所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之言則知書會我之旨矣

龜山楊氏曰戎狄之道徑情而直行非可以禮信結也與之會盟失之矣蓋中國微然後戎狄始與諸侯抗與之會盟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知已

東萊呂氏曰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來衛之外當是時華戎之辨固不待聖人而後明也王道既衰冠冕異類始錯居中國彊土相入蹄踵相交室廬相望習熟見聞寖不知有華戎之辨矣魯號爲禮義之邦尚招戎狄入內地屈其君之重而與之會則其他蚩蚩者習而不察固其所也春秋懼天下遂忘華戎之辨故書公會我于潛以警之使人知壇墠之上此爲公而彼爲戎還人心於既迷遏夷狄於方熾淫渭華戎於一言之間此春秋之功所以與天地並數

家氏曰國君即位之次年不聞朝京請命受服兄弟甥舅之國亦未得交相見而以會戎爲首務尤春秋所譏也

陳氏曰

會我于潛春秋之始會吳于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公會四十有六皆諸侯之會也獨會吳與會我異詞趙子曰凡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詞是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舒亮反

此入國之始

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與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辨謝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之戰則以與戰者爲主焉已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

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少曰某伐某將卑師將尊師少曰某人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

曰某人書入其國也侵入之境且爲暴況入人之國乎臨川吳氏曰向姜姓小國炎帝之後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作俠後同朔律反後故此

此大夫專兵之始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公羊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眩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始滅也其言入何內弗受也極國也苟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義內弗受也極國也苟入焉以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程子曰古者卿皆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已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也杜氏曰極附庸小國賈逵云戎邑

左氏曰莒子娄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

以姜氏還此所謂按也 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程子曰傳爲按經爲斷

以事言之入者造 七到反 **其國都** 汪氏曰以兵破其城入君郭滕踐朝市謂之入君大夫將皆稱入君大夫自卻缺入

莒稱人小國也 孫氏曰春秋入例有四一國民庶而稱人則衆詞也以卑者名尊而稱人則微詞也以貴者黜去名爵而稱人則貶詞也春秋有下一字而將書君自楚莊入陳始入太夫將書之盧陵李氏曰書入例有四一國民庶而稱人則衆詞也以卑者名尊而稱人則微詞也以貴者黜去名爵而稱人則貶詞也春秋有下一字而通諸例著此也又曰春秋用兵書入左氏公羊胡氏義相通其我入伐不入此例書入二十一七內入六外入二十一**無駭不氏未賜族也** 太夫之未賜族者左氏稱司空無駭經不書官未子創之也東萊呂氏

曰内大夫之不書氏其已賜族者去之所以示義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實也無駭之不氏意在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之内大夫之生而不氏者蓋削之際固各有義至於卒而不書氏者獨隱公之初無駭與挾而已苟以人之外舉無可貶者也乎之謀亂遂之殺嫡意姑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挾初非有三人之罪何爲怒彼而貶此邪是知二人之卒不書族者蓋因其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則不書氏之可書耳帥師入極無王陵弱其罪已著豈待闕其氏然後爲貶哉聖筆之貶稱物平施有因罪而無加罪入之一字既足以盡無駭之責聖人必不復求有少加之也學者當深觀春秋以其書帥師用大衆也〔臨川吳氏曰〕師察天下之理人欲之辨者兵衆之稱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師旅三名師在其中故舉

申以該上下而猶名其軍旅之衆曰師非以二千五百人而言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孫氏曰〕隱桓之際國無大小用師皆專行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張氏曰〕當時征伐不自天子出陵弱暴寡紛然無制苟魯擅興與師徒入國邑皆王法所當誅據事直書義自見矣〔莊氏曰〕直書其事見其文見其義自見乃聖人作經之大旨故曰文則史義則竊取之義蓋聖人筆削魯史之舊文取其義以爲後世法直書其事而褒貶瞭然矣春秋之初大夫猶稱名而不氏僖公以後大率書氏見世卿之盛也經書帥師者百有三十僖公以前書帥師者僅九皆内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帥師定哀之間无數數書之又按數梁以向爲我邑然不書伐我則非我邑也據後書入公伐莒取向則向爲小國而莒威之耳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傳以爲滅極然滅軑滅卽書取而極不書取則非滅也○〔趙氏曰〕公穀皆云無駭不氏賤滅同姓之國若實滅同姓則當直書滅極以示譏且無駭卒亦不氏何閔滅同姓哉〔廬陵李氏曰〕無駭不書氏杜氏胡氏陳氏皆以爲未賜族穀梁則以爲貶滅同姓以左氏隱八年賜氏之說考之則公穀爲無據矣〔劉氏曰〕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有入入之國而可以受之者乎所言者歸入之例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盟戎狄之始左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程子曰〕戎猶夏而與之盟非義也〔杜氏曰〕唐魯地

按費音秘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汪氏曰〕費誓篇首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篇終獨言征徐戎則夷戎並爲患而戎尤甚也〔漢孔氏曰〕此戎蓋帝主所羈縻居九州之內

韓愈氏言春秋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秦成三年狄晉昭十二年狄晉

秋謹嚴君子以爲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在魯之東郊者也

〔詩〕閟宮戎狄是膺膺擊也

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汪氏曰〕事繫音繼日時者時故崩薨卒葬日食山崩地震火災同侵伐圍救之類皆以日成城築蒐狩之類皆以月成而前此盟于葵則不日後此盟于宿則不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于窓則不旨盟于石門則不旨獨盟于唐而書旨
者謹之也〔汪氏曰〕隱公昉奐戎盟故謹而日之後此桓公二年及戎盟不書日後世
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
匈奴〔汪氏曰〕前漢書高帝八年取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惠帝三年文帝六年景帝五年皆以
公主嫁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
單于〔通鑑〕至德元載安祿山陷長安上欲借
於回紇回紇以請兵
乾元初上以寧國公主下嫁是後
回紇數背約舉兵向塞殺掠甚衆信戎狄以與盟
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通鑑〕貞元二十
甲年吐蕃尚結
贊屢遣使求和且請修盟而歸侵地焉遂信其言
爲之請於朝渾瑊爲會盟使使將二萬餘人赴盟
所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皆不知覺
伐鼓三聲大譟而至虜將卒皆東走覺縱兵追擊
或殺或虜
僅免之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
遠矣〔張氏曰〕中國諸侯與戎相詛尤不可之大者
蓋盟者刑牲以相示諜神之極背約者當如
此牲同類爲之尚以長亂戎狄豺狼而與之詛一
有間隙惟利是視則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其豺
狼之暴爲中國之大禍故春秋於唐之盟不特謹
其日又特書及戎盟深罪陰公之失道而容其亂
華也〔高氏曰〕書及者聖人深責中國而不罪夷狄
也不罪夷狄者乃所以外之
君諸夏所視傚而聽倡者也春既爲特會又爲特盟春秋一
公及戎盟是之謂非所當及而及之凡也及戎之及又與及儀父
一及字要當隨事而
觀以求春秋之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緰音須履緰

左作裂繻

左傳卿爲君逆也公羊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父命使子主人父命也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也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爾曷爲託始焉託始焉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之速也其來之速故譏爾譏始親迎也禮婦人謂嫁曰歸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

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親迎於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雖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又曰逆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邪所謂親逆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文王親迎之時乃爲人子人妻未爲君也

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衆公開晏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汪氏曰詩〕言文王初載
〔重曰〕無逸云文王享國五十年〔注〕四十七即位〔大戴禮〕文王十二歲生伯邑考十五歲生武王則其娶太姒乃爲世子一時之也韓侯娶妻蹶音厥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
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
賵逆女以志變常〔王氏曰〕諸侯親迎乃常禮爾使大夫逆則變常矣故特志其始〔王氏曰〕伯姬之歸紀始見逆於裂繻終也見葬於齊侯實事之非常故志之以見婚姻之道

關眾妾之分定公六太昏之禮嚴矣〔張氏曰〕劉夏祭公及凡諸逆女者皆不書使蓋雖天子諸侯親迎而歸遠恥也○〔雪堂胡氏曰〕書者皆記禮之失伯姬歸紀故也書者皆記禮之失伯姬歸紀始也見逆於裂繻終也所以養賵逆女又爲叔姬待年而書也不書則必疑以叔姬爲夫人伯姬歸于紀爲不親迎而待年于杞爲莊公過愛其女後二年即會于洮故書耳伯姬歸於宋爲致女三國來媵之遍又見其賢而書之也〔汪氏曰〕春秋一經魯女嫁爲諸侯夫人者七爲大夫內子者四唯紀伯姬使賵逆宋莊慶齊高固自逆宋湯伯姬爲子逆他皆不書逆者或逆之者微或親迎得禮而不書也○〔劉氏曰〕歸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敬潔云賵逆以國氏爲其來接於我故進之且賵逆以國氏何異鄭詹而曰進之乎〔廬陵李氏曰〕譏不親迎敬梁胡氏說同獨陳氏曰內女爲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閔不及焉故詳之也此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亦有見又曰內女爲夫人皆書歸不書歸者必有
故也齊子叔姬不書歸卻伯姬不書歸紀叔姬不
書歸皆遭遣出也蕩伯姬
不書歸非君夫人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

作帛

此外相盟之始左傳魯故也公羊傳莒子而與之盟或曰
閻焉爾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
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程子曰關文也當云紀侯
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鼃杜預以爲裂繻之
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杜氏
曰密
莒邑

凡關文有缺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
因之而不能盡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
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賜葬成風王不書天
王崩葬宋穆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
汪氏曰桓公四年七月葬我君桓公十八年無秋冬隱公閔公薨
不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
而削之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
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盡者也或曰先儒傳授
承誤而不敢增者也汪氏曰莊二十二年夏五月
不係事僖二十八年壬申不係月文十四年秋彭生昭十
年十有二月不書冬三十一年黑肱不係知定六
年仲孫忌十四年郭公不書冬皆闕文也

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爲
之說則鑿矣孫氏曰紀本侯爵此書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
臨川吳氏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誤○[啖氏曰]穀梁云紀子伯莒子盟于邾文耳云伯之穿鑿甚矣左氏云魯故也以子邾爲微稱字若比二人內大夫當曰紀子帛莒子盟于邾不當稱字及也[盧陵李氏曰]紀子伯之說程子以爲當云紀子帛伯莒子盟于密而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程說亦未至恐子上猶有闕字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夫人也[穀梁傳]夫人薨不地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范氏曰]夫人無出薨之事薨有常處[程子曰]隱公夫人也薨上壙之声諸侯國內稱之小君同婦人從夫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

[胡氏曰]書內之夫人卒葬異文書外之夫人卒葬同文[張氏曰]書葬於外尊尊也子氏不書葬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宋朝皇后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歟

[啖氏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爲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爲夫人則君臣之分定○[汪氏曰]左傳以子氏爲仲子謂元年歸賵豫凶事安有其人未死而歸賵雖

挾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張氏曰]書內之夫人卒葬異文書外之夫人卒葬同文[胡氏曰]尊尊也子氏不書葬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宋朝皇后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歟

邾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夫倫苟知其義則夫婦而家道正矣[陳氏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爲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爲夫人則君臣之分定○[汪氏曰]左傳以子氏爲仲子謂元年歸賵豫凶事安有其人未死而歸賵雖五

尺童子固知其不可也杼頭謂隱讓桓爲太子成其母喪以赴于諸侯審如此則考宮當加謚號矣公羊又以爲隱之母仍孟子之妾孟子既爲夫人則聲子仲子均非正嫡敬子安可僭小君之號成風敬羸所以稱夫人以僖宣二公越禮以尊其妾母若隱公果尊其母爲夫人則當葬以小君之禮而書於經矣今考魯夫人見經者八文姜哀姜聲姜穆姜齊姜皆書薨書葬子氏以隱公在不書薨孟子以同姓諱而畧之前成風敬羸定姒齊歸皆書薨子之卒在春秋之前成風敬羸定姒齊歸皆書葬稱夫人稱小君與正嫡無異仲子不稱夫人不稱小君猶未至如中葉以後失禮之甚也唯定十五年姒氏卒以哀公未即位故不成小君之禮耳

鄭人伐衛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左傳討公孫滑之亂也程子曰

歛其罪曰伐衛服故不戰衛服可免矣鄭之擅興兵王法所不容也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汪氏曰滑共叔子也鄭莊志於殺段又欲絕其後嗣而夷之去年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又請師於魯魯不與師不已今再伐衛窮兵黷武遷怒復怨不敗絕而罪自見矣朱子曰書伐以國惡諸侯之擅興陳氏曰成公以前侵伐書人者未事難詳不必皆微者也陳氏曰大夫將則書大夫名兵聲罪致討曰伐汪氏曰此大夫自晉陽處父始也凡言討滑之亂則聲其納滑之罪如齊桓伐楚則聲其不貢包茅之罪潛師掠境曰侵汪氏曰掠者劫奪財物左傳鄭伯侵陳大獲宋向戌侵鄭大獲趙氏曰書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

還也詳見莊十五年○兩兵相接曰戰【汪氏曰】戰鬬也【左傳】皆陳曰戰繻其城邑曰圍繻于善反【汪氏曰】環也孟子環而攻之【汪氏曰】造至也凡書入衛入鄭齊鄭入卻之類或入其國都而不居如宋朝杜稷如秦入滑來入曹之類或入其國都而遂滅其宗廟杜稷曰滅【汪氏曰】兩兵未陳以詐取勝曰譎【汪氏曰】掩其不備曰襲【汪氏曰】乘人之不備曰襲掩其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劫假強而能左右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聚兵而守之曰戍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敗曰戰【汪氏曰】僖八公二十二年戰于升陘我師敗績獲公胄懸諸魚門【諱】不書敗唯莊九年戰于乾時書我師敗績以與難言

戰雖敗【諱】不諱也書滅曰取【汪氏曰】成十公滅鄫襄公滅邾昭滅項乃公在會而季孫滅之故直書不諱特婉其辭爲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脩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爲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汪氏曰】凡伐而不言戰者皆受伐之國自服而不待戰也故受伐者可免於罪○【廬陵李氏曰】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春秋書齊侵蔡晉侵楚皆用大師若無鍾鼓何以行乎左氏非也【公羊曰】猶曰侵精曰伐是以深者爲精殘者爲猶按前後有侵師至師其國伐師乃不深入者多矣公羊亦非也【穀梁又曰】苞人民殿牛馬曰伐【按齊桓伐楚不戰而服】袍無斬木壞宮之舉穀梁亦非也

1336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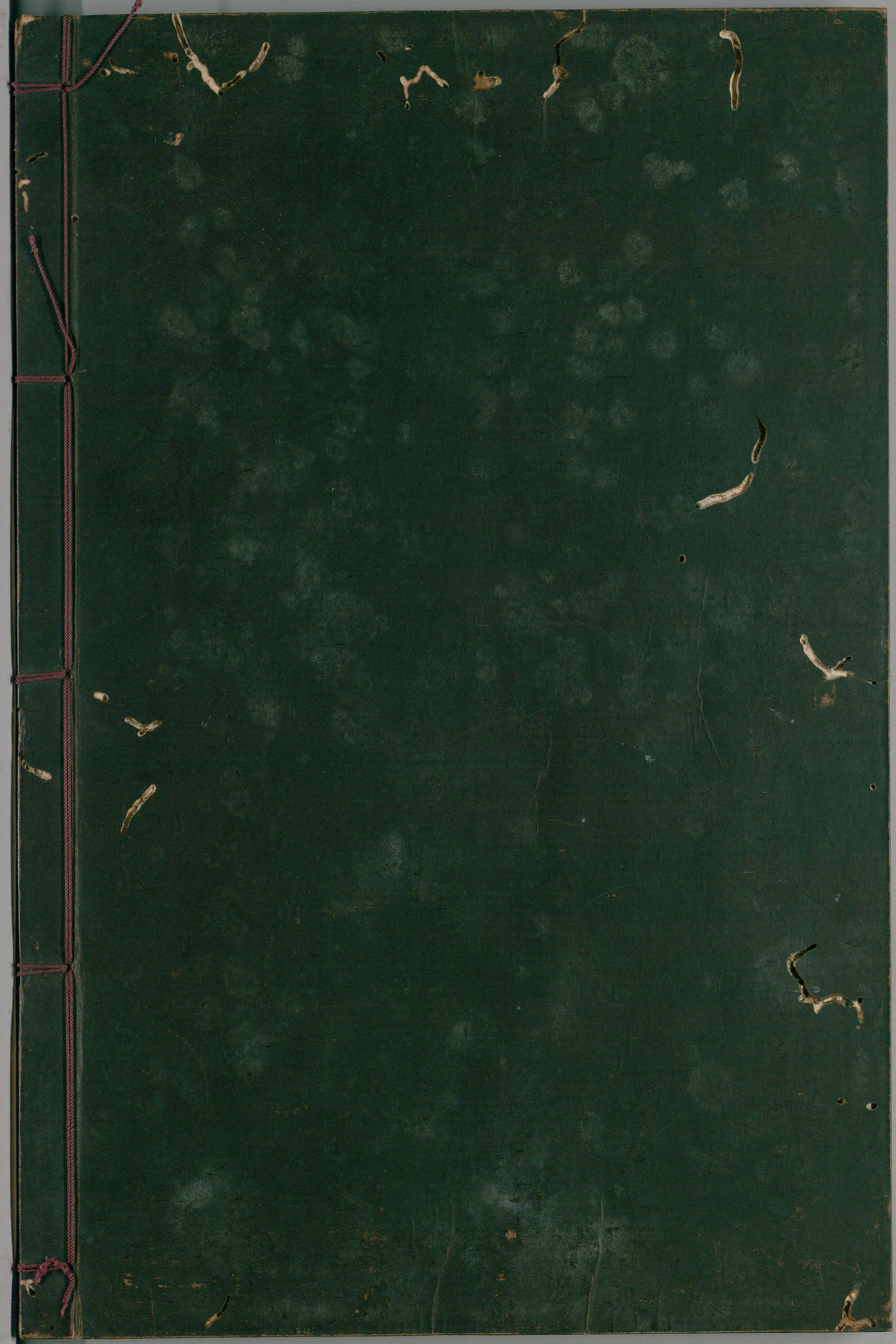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